

天漏邑

Lost
Town

《易·无妄》象曰：『天下雷行，物与无妄。』

孔颖达注疏：『今天下雷行，震动万物，物皆惊肃，无敢虚妄。』

赵本夫
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天漏

邑

Lost
Town

赵本夫
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漏邑/赵本夫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
ISBN 978-7-02-012242-4

I. ①天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2269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11千字

开 本 890毫米×1290毫米 1/32

印 张 12.5 插页3

印 数 1—30000

版 次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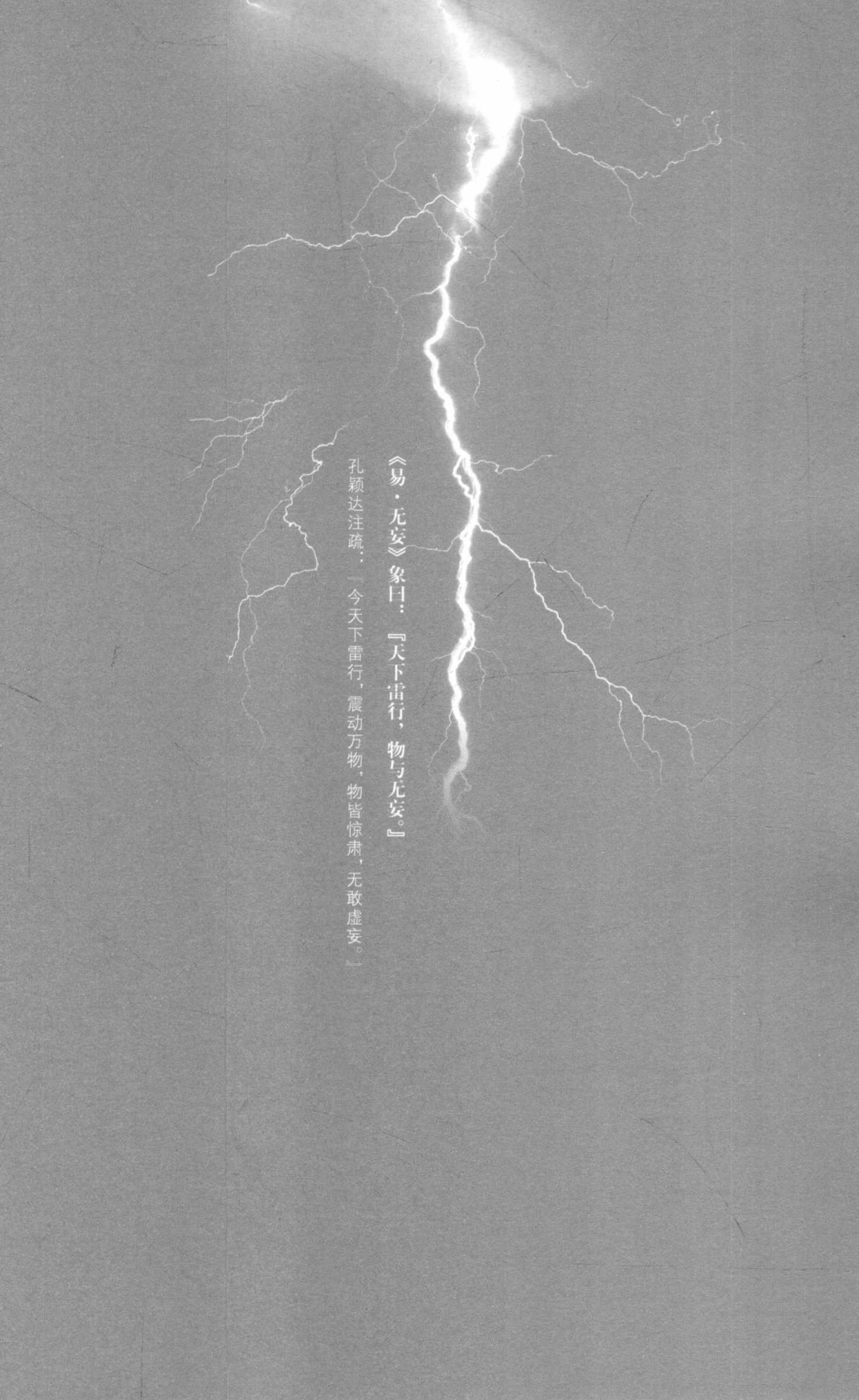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242-4

定 价 38.00元

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《易·无妄》象曰：『天下雷行，物与无妄。』

孔颖达注疏：『今天下雷行，震动万物，物皆惊肃，无敢虚妄。』

我们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纳许多真理。

——茨威格：《异端权利》

第一章

《列子·汤问》：“天地亦物也。物有不足，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；断鳌之足以立四极。”

是说，任何东西都是有破绽的。

天，也有破绽。

天大的破绽。

天漏村就是天空的一个破绽。

在同一时间里，别的地方晴空万里，艳阳高照，天漏村则可能是另一番景象：浓云密布，电闪雷鸣。那雷电也来得猛，如一架状如枯枝的外星轰炸机，突然就出现了，白光闪闪，炮声隆隆，对着天漏村狂轰滥炸，一时间惊天动地，火球乱窜。瞬间，有房屋起火了，山墙轰塌了，紧接着暴雨倾泻而下，轰轰哗哗，如江河崩堤。那雨量大得吓人，每一座房前都是一挂飞瀑，每一条村道都是一条激流。如果从九龙山顶望下去，半山窝的天漏村正在被毁灭之中。

突然间，雷电暴雨戛然而止。

一只山鹰盘旋而来。

天空碧蓝如洗，就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。

但，还是出事了。哪里传来一声悠长的叫喊：“胡三爷让雷劈

了！……”

又一声凄厉的哭叫：“俺娘的头让雷炸了！……”

这样的情景，每年不知重复多少次。

并不是每次都会死人。但一年里总会有几个人被雷劈死。或三五五个，或七八个。

最多的一年，劈死过一百零一人。那是明朝正德九年的事。

据统计，在三千多年历史上，天漏村死于雷劈的已有一万八千多人。这对一个村庄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。

最早的记载是刻在一枚竹简上的。

专家祢五常钻进九龙洞，发现竹简一捆捆排放井然，编号齐整，且都做过烫蜡处理。村里人告诉他，这是几十年前一个姓柳的先生带人做的。他们说这位柳先生还活着，已经一百多岁，平日住山上，偶尔到天漏村来一趟。柳先生高高瘦瘦，似乎还很硬朗，每次下山，都用竹杖挑一些草药，到药铺里换些钱，再用钱买些米面，依旧用竹杖挑上山去。

柳先生挺拔的身材，不像一百多岁的人。

村里人常目送他挑着竹杖消失在山林里。

找到第一枚竹简没费太大的事。

祢五常发现那枚珍贵的竹简已经朽烂，字迹也有缺损，但还能读出大体意思：“宋鳌公元年×月七日周×闲步村道天雷突×项颇倏飞尸身×步而仆。”说春秋宋鳌公某年月日，一个叫周什么的人正在村道上闲逛，突然被天雷打飞了脑袋，身子还在走路，走出几步才仆倒在地。显然，这是个很不幸的人。

可是从文字记载上看，并无悲痛的意思，倒是有点小戏谑，至少也只是轻松记述。这种文字风格一直延续了近三千年，全像记流水

账。内容也大同小异,无非某人被击飞脑袋,击穿心窝,打瞎眼睛,打断胳膊,或全身燃烧、肌肤流油。当然也有更离奇的,如“女阴洞穿”“男根焦黑”之类。即使这样,还是文字简洁、冷静,并无刻意渲染,只是如实记录在案。似乎在一代代秉笔者看来,天漏村都是些该死的家伙,任何人被雷劈死都不值得大惊小怪。

天漏村除了被雷劈死的人,被雷电击伤致残的人还有更多。走在天漏村,时不时会看到一些残人,或少一条胳膊,或瘸腿走路,或脖梗僵硬,或半边脸乌青,这些人多半遭过天雷。

宋源鼻子左边乌青一大块,几乎遮住半个脸,据说就和雷劈有关。

当年,宋王氏上山砍柴,突然被雷击倒。之前有人见到她上山的,不久看见山上突现一道火光,接着一个追身雷,十分恐怖。这是一个干雷,并没有下雨,只是山上有湿气,平日也会打个雷,很小,村里人称为草雷。但这个雷有点大,事前无任何征兆,突然咣当就响了。村里人忙往山上跑。这也是村里传统,救助意识很强,遇有天雷袭击,不顾生死往前闯。大伙跑上山去,四处搜寻呼喊,猛然听到一阵婴儿啼哭,急忙循声赶去,发现宋王氏已经倒在一块岩石上,手里那把柴刀已被打弯,黑黢黢的,还冒着一股硫酸味。身旁的石头被击成许多碎块。那时宋王氏满嘴流血,头发衣服全烧焦了,一碰即成灰烬,显见人已毙命。可她裆里什么东西一拱一拱的,婴儿的哭声正从那里传来,且十分洪亮。这让大伙很是诧异,这女人丈夫已经死去六年,平日又呆,怎么怀了孩子?且之前根本没看出她肚子有什么光景。众人顾不得许多,三下两下撸开她裤子,发现是个男婴,正拼命哭喊挣动。有人捡一块碎石片割断脐带,把婴儿血糊糊抱出来,稍一擦拭,见婴儿半边脸乌青发紫。大伙又一阵惊叹,说这小子有种,隔着娘肚皮打成这模样,又被炸雷从水门里崩出来,还能没命哭喊,日

后肯定是个狠角色。

二十年后，宋源成为九龙山一代的游击队长，亲手射杀过七十多个鬼子，手刃过一百多个汉奸、伪军和叛徒。他恨那些汉奸、伪军和叛徒甚于鬼子。对他们能用刀时，决不用枪，挥起大刀，大吼一声：“嚓！”一腔血喷出来，人头落地，滚几滚，仍然大张着嘴，二目圆睁，可见死前的恐惧。这场面太血腥。副队长千张子曾劝他，说以后还是用枪吧。宋源说你害怕了？千张子说我怕什么？又不是砍我。宋源哈哈大笑，说但愿我不会砍你。千张子顿觉脖子一阵冰凉。

宋源的名字让敌人闻风丧胆。他那张阴阳脸其实很容易辨别，说话时嗓子有些沙哑，但敌人就是拿不住他。

宋源手黑，也太鬼。

鬼脸宋源像一个黑煞。

他的画像被到处张贴，脑袋值八千大洋。

宋源很生气，揭下一张布告抖了抖，说，操！老子才值这么点钱？

几天后一个夜间，山下彭城日军司令部大门前，一个血糊糊的包袱从黑暗中扔到日本哨兵脚下，扑通一声，把日本哨兵吓了一跳，忙捡起来送进司令部，打开一看，是一颗伪军人头，还有一张悬赏捉拿宋源的布告，布告下方被人添了两个血迹大字：“加钱！”

日本人猜到是宋源干的。

第二天，新的悬赏布告贴出来了，赏金：八千零一元。

日本人加了一块大洋。他们想激怒他。激怒他就好捉他了。

过几天，又一颗人头扔到司令部大门外。这次是一颗日本人头，布告上还是添了两个血字：“加钱！”

日本人又加了一块：八千零二元。

但大门外树林里设了伏兵。

过几天，第三个包袱被扔进后门，这次还是日本人的脑袋。布告

上添加的还是那两个血字：“加钱！”

鬼子的新布告上又加了一元：八千零三元。

宋源像一个顽强的追债者，日本人像一个吝啬的老财主，谁都不肯罢手。这时候，日本人的愤怒已超过宋源。他们本想调戏宋源的，却付出了三条人命。宋源虽然还是生气，但有点想开了，自己人头值八千大洋，日本人一条命才值一块钱，这买卖划算。

他打算继续和日本人玩下去。

这是个有趣的游戏。

日本人有点沉不住气了，满城搜捕，没有结果。又派重兵进剿九龙山，不仅要捉拿宋源，还要消灭游击队。在整个中国战场，他们最讨厌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游击队。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，更不知道他们怎么出牌。

九龙山不是那么好进的，方圆几百里，森林莽莽，沟壑纵横，石洞密布，撒一千人进去，像大海里撒一把沙子。最主要的是，从密林石洞中不时有冷枪射出，进山不到八里，已经伤亡三十多人。

日本人知道不能蛮干了，只好撤兵。撤兵前对着九龙山轰了很多炮，炸断很多树木，也炸死一些野猪。

日本人的恼怒可想而知。

其实，那次在九龙山指挥伏击日本人和伪军的，并不是宋源，而是代理游击队长千张子。

日本人进剿前两天，宋源已经离开九龙山。他突然接到一个特殊任务，单枪匹马护送一个高级干部去延安。这样便于伪装，不会太招摇。宋源本不想去的，他正和日本人玩得性起。但军令如山，何况是护送一个高级干部去延安。延安是所有革命者向往的地方，他当然想去看一看。

从九龙山到延安三千多里，来回四五个月足够。事前说好的，把

人送到就回。他却一去三年,重回九龙山时,已是一九四二年冬天。

这三年,宋源干什么去了?他的护送任务完成了没有?如果完成了,为什么没有及时回来?如果没完成任务,这三年去了哪里?其实,战争年代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,回来说清楚就行了。但宋源从来不说。不知是不能说、不敢说,还是不屑说、不让说。上级也没有人解释什么,就让他重新当上了九龙山游击队长。

这同样很正常。

那时候有太多的秘密,并不需要什么事都公开解释。该让你知道的,自然会告诉你;不该让你知道的,你最好还是别知道。

但人天生是有好奇心的。宋源三年未归,还是引起许多人私下猜测,不久就有了传闻。一种说法是,宋源根本就没有完成任务。由于他过于大胆自负,那个高级干部被敌人半途截获了。宋源单枪匹马和敌人周旋多日,身上挨了两枪,也没能把人抢回来,只好只身去延安报告,结果被关了两年多,差一点被枪毙。后来,因为爱惜他打仗有一套,前方急需人手,才把他放回,让他戴罪立功。另一种传闻是,两人在去延安的路上,一天晚上借宿山区人家,这家人只有一个年轻寡妇带个孩子,住得极为偏僻。宋源夜里强奸了这个寡妇。那位高级干部被女人的哭声惊醒,可他没去制止,事后也没有训斥他,只装作不知道,天明继续赶路。一个多月后到达延安,宋源没有进城,远远看到宝塔山,转身走了。那位高级干部连忙喊他:“宋源,你回来!”但宋源头也不扭,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之后去了哪里,再没人知道。

事实上,在宋源没回来之前,这些传言就有了。后一种传言还很具体,有鼻子有眼的,很容易让人相信。如果传言属实,按照共产党的规矩,宋源应当被枪毙。强奸妇女,了得?

但宋源回来了,别说枪毙,连处分也没有,那些传言便不攻自破。大敌当前,小鬼子还在山下的彭城盘踞着,时不时四处扫荡,没人顾

得上深究。何况宋源是那样一位威震敌胆的英雄！

所有关于宋源的传说，最终成为一个宋源之谜。

在宋源离开的三年间，千张子一直是游击队代理队长。

千张子同样了得。

他带兵的方式和宋源有很大不同。宋源素以胆大包天闻名，无章可循，敢出险招，经常出奇制胜。但有时也会失手，损失惨重。有一次，他带人下山，藏在彭城北门外九里山上，准备伏击日本人。在离城这么近的地方设伏，的确太冒险了。傍晚去埋伏时，碰到一个老百姓，就没在意。谁知那人是个伪军小军官，换上百姓服装回家探望老婆孩子的，擦身而过时，认出了宋源，急忙回城向日本人报告。当晚，日本人派出大批人马，迂回向游击队设伏的九里山包围，突然发动袭击。游击队猝不及防，死伤三十多人才冲出包围。那一仗，几乎让游击队员损失了三分之一。宋源最后一个撤退，身中三枪，滚下山去，藏在灌木丛里很久，才趁黑夜狼狈逃出。

那个伪军军官因此得了一大笔赏金。

一个月后，宋源潜进彭城，终于在一家小酒馆里堵住那个伪军官。伪军军官认出宋源，霎时魂飞魄散，跪倒在地哭求说，宋队长我错了，家里还有老婆孩子，您饶了我吧！宋源说家里是不是还有七十岁的老娘？那人一听有门，赶忙磕头，说对对对！家里还有七十多岁的老娘，两只眼睛全瞎了。宋源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说我替你娘害臊！扬起刀，从他肩膀劈了下去。

宋源和他的游击队，有好多次吃亏，都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的出卖，其中有特务、汉奸、叛徒、伪军，也有普通老百姓。九龙山下有一个小商贩，是从外地来这里做药材生意的，就曾出卖过游击队。宋源抓住他后，没有马上杀他，坐在石头上拄着砍刀审问：“知道吗？因为你的出卖，我三个兄弟让日本人杀了。”

那个商贩浑身哆嗦，“我没想出卖他们的。”

“你还是出卖了。”

“我的药材让日本人抢了。”

“那你该去找日本人要。”

“我去要了，日本人不给，还把我打了一顿。”

“那你为啥出卖游击队呢？”

“他们说，我整日在山上收购药材，肯定见过游击队，如果能提供游击队行踪，不仅还我药材，还有一笔赏金。”

“就为这？”

“就为这。我是……生意人。”

宋源摇摇头，“你这买卖肯定亏了！”朝他脸上吐了一口，扬起刀将他劈了。

宋源就因为这些事才特别恨他们的。这些都是中国人，为了一碗饭、一个差事、一笔赏金，或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命，帮日本人残害同胞，如此麻木如此丑陋如此胆怯，让他无法容忍，一枪崩了都不能解恨。

所以，他要用刀。

上级说，要争取那些人，共同抗敌。这叫统一战线。但宋源说，屁！要争取你们去争取，那不是老子干的事。

他不原谅。

他瞧不起那些下贱的生命。

当他挥刀砍杀他们的时候，一点都不会可惜。

千张子和宋源不同，他是个十分谨慎的人，打仗前侦察摸底，敌人的兵力、装备、布置、厕所、食堂、作息时间、环境、天气、风向、撤退路线，一切都弄清楚了，他才下手。甚至一群鸟飞过头顶，他也得弄清这群鸟从哪里来，为什么朝这边飞，而不是朝那边飞。他的消息不

仅来自侦察员,也有些来自敌伪军。他接手游击队不久,很快就在敌伪军中建立了一些联系,逐渐发展成内线,成为他的耳目,彭城的鬼子有什么大的动静,他很快就能知道。

在游击队里有个评价,说宋源的长处在于战时指挥,身先士卒;千张子的长处在于战前侦察,事无巨细。跟着宋源打仗,像夜战狼群,痛快、刺激,但风险大。跟千张子打仗,像看女人绣花织布,无趣,但风险小。的确,在三年时间里,千张子带领游击队打了大小上百仗,极少伤亡。他从来不做赔本买卖,如果敌人进攻,好打就打,不好打就跑。九龙山到装处深山密林,哪里都能躲起来。一次趁日本人搜山时,他带人乘虚化装成鬼子进城,把鬼子窝巢搅得昏天黑地。以前宋源也会化装进城,但多是独自行动。千张子那次带了二三十人进城,动静就大了。那天,他还顺便在燕子楼附近活捉一个日本少佐,装进麻袋带走,然后交给上级。听说那个少佐后来成了反战同盟的一员。这让日本人特别恼火,因为日本人以武士道为荣,从来不承认日本人也会投降变节,而投降变节的事,只有中国人才会有。所以他们对那些投降变节加入反战同盟的日本人,只要抓到了,会毫不犹豫地杀掉。

自从加入游击队,千张子身经百战,居然一次伤都没受过。一天天下河洗澡,战士们从林子里偷窥,见他一身洁白光滑,如同女辈,皆叹为奇迹。

千张子洗澡,从来都是避人的。

而且,一定是选在上游。

鬼子很快知道了千张子。这个白面书生样的游击队长,很让日本人抓狂。

在日本人看来,那个宋源长得恶煞一样,凶狠残暴,天生就是一个战神,和这样一个敌人作战,算是一个好对手。而千张子却像个娘们,甚至有传说,千张子根本就是女儿身,只是女扮男装,屡次被他

算计,就显得没面子了。日本人大男子主义严重,被这个传说为女人的千张子伤了自尊。很快,告示贴出来了,有能提供线索捉住千张子的,赏两万大洋,大大高于捉拿宋源的赏金。

之后,日本人又派出许多便衣特务,乔扮成猎人、樵夫、采药人,潜入九龙山区,企图搜寻到千张子,将他干掉。还有两个杀手混入游击队,夜间一左一右睡在千张子身旁。千张子浑然不觉,正是他亲自安排他们和自己挨着睡的,说他们初来乍到,挨着队长睡会踏实一些。第四天夜晚,他们决定动手了。千张子正在沉睡,发出轻微的鼾声。当两个杀手几乎同时跃起扑到千张子身上,要将他掐死时,两声沉闷的枪声响了。

事后,千张子说,不是我想杀他们,是枪走火了。他并没有吹嘘说自己早知道他们是杀手。但却有了一个更离奇的传说,说千张子每晚睡觉时,他的两把枪都是醒着的。

对那批潜进九龙山区的便衣特务,千张子也派人扮成猎人、樵夫、采药人,一个一个将他们收拾了。

捉拿千张子,同样不易。

但宋源回来了,就只能是宋源继续当游击队长。

他是一面旗帜。

在战争年代,一支军队是需要旗帜的。

千张子虽也屡立战功,却不具有宋源那样的领袖气质。

宋源复任,还因为是他亲手创建了这支游击队,加上他霸气的性格,在游击队里,只能他说了算。千张子在宋源那里,从来只是个跟屁虫的角色。

俩人都是天漏村人,千张子小宋源两岁。

千张子从小就喜欢跟着宋源到处跑,尽管宋源从来不喜欢有人跟着。他喜欢独来独往,正所谓猛兽不群,鸷鸟无双。但他赶不走千

张子。千张子太能黏人。其实，天漏村的小伙伴都喜欢宋源，喜欢到崇拜的程度，只是没有谁会像千张子那么痴迷。小伙伴们崇拜宋源，是从同情宋源是个孤儿，羡慕他无人管束开始，到宋源烧了家中房屋，独自到村外山洞里居住时，小伙伴们对他已是崇拜了。孩子的崇拜很简单，并不需要多少理由。

当年，宋源被村里人从山上抢下来，就把他交给一个孤老太太了。这个孤老太太有点意思，经常叼着一杆铜烟袋读《周易》《春秋》，又读《左氏》《公羊》《穀梁》，及于《鬼谷子》《金瓶梅》《石头记》诸杂书。平日古怪冷淡，不与人来往。村里人认为这老女人就是因为没个孩子才这样的。当几个人簇拥着把宋源送到她家门外时，还有些忐忑，以为她会拒绝。没想到老太太隔着墙在院子里喊：“进来吧，是个男娃吗？”众人吃一惊，好像通灵一样，她已预知一切。老太太不仅没有拒绝的意思，还未曾见面就知是个男娃。慌忙进门递上。孤老太太接过血糊糊的婴儿，到处摸摸捏捏，连声称道：“奇！奇！奇！”就这么把宋源收下了。

这事在天漏村传开，大伙都觉得救了两个人。

孤老太太用米汤把宋源养活了。

孤老太太自从收养宋源，果然性情大变，一天到晚侍弄孩子，也不看那些烂书了。有人串门，她也家长里短叙谈，只是说不几句就会夸她收养的孩子，怎么骨骼奇伟，怎么相貌不凡。听得人捂嘴笑。天漏村人都知道这孩子丑得像一头小猪崽，却被她夸得国色天香。

有人小心问她：“您老人家说这孩子奇，怎么个奇法？”

老女人说，你看，先是奇在脸上，左边脸乌青一块，像个熊脸，那不是天雷打的，是一大块痣，从娘胎里带来的，看着难看是吧？其实是个熊相。《诗经》里说，维熊维罴，男子之祥。他出生头天夜里，我睡到黎明时，熊罴入梦，把我惊醒了。就知道次日会有个男孩子送到